

乡俗中国

说到「且兰国」今天知道的人可能很少，但说到「夜郎国」应该是妇孺皆知。事实上，它们都是两千多年前出现在今贵州辖地内的古老王国。综合史料中的一鳞半爪，

寻访且兰故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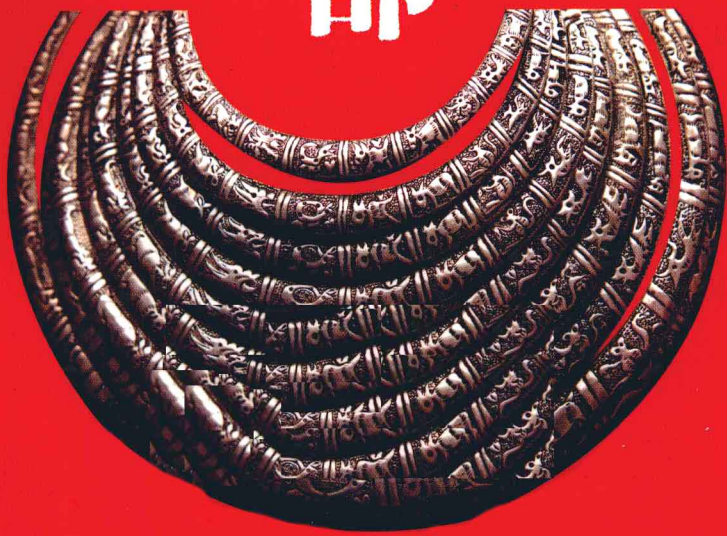
可知且兰是一个古国名，存在于秦汉时期，国都在今

贵州黄平县旧州镇一带。也正是由于史料的缺失，又

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



潘年英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乡俗中国

寻访且兰故都

潘年英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访且兰故都/潘年英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5
(乡俗中国)

ISBN 978-7-80740-621-1

I. ①寻… II. ①潘… III. ①风俗习惯—考察报告—黄平县
IV. ①J6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58316号

责任编辑

赵光敏

封面设计

许 菲 汤 靖

书名

寻访且兰故都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24

印张

8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621-1/K·255

定价

5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855582

{ 自序

潘年英

收拾起相机、衣服、洗漱用具和电脑，还有必要的路上读物，我又要出门远行了。这一回，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去一个叫黄平的县份继续做我的所谓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而不再像以前那么漫无目的地浪游。出行的方式也一如既往，乘坐火车或大巴。我先是乘坐大巴到怀化，在怀化开了两天会之后，再转乘由黔东南的朋友派来接我的车子前往黄平。同行的还有两位湘潭的朋友。一位是湘潭大学的民俗学教授郑长天博士，还有一位是前湘潭市文联主席孙南雄先生。孙主席是第二次跟我去贵州了，已经轻车熟路，而郑博士则是第一次跟我回家乡，一切都感觉十分新鲜和好奇。孙主席因退休在家，闲得无聊，于是跟我去玩；郑博士专业民俗学，对我多年的田野考察生活早有耳闻，并向往多时了，也意欲与我同往乡间搜集民俗素材，于是就一路同行了。

说起来，我对黄平的这次造访也还是相当偶然的。无论是此前跟易中天一家去的那次，还是眼下跟孙主席和郑博士去的这次，





我都找不出我们要去这个县份行走的必然理由。就是说，在此之前，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要一定去哪里。许多时候，我都这样的，信马由缰，随心所欲。从我内心的期望来说，黔东南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作为我进行人类学田野观察的对象。我甚至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黔东南的每个县份都写一本书，就像此前我为从江、雷山、丹寨和三穗等县份业已写作和出版的相关书籍那样，为那个县份正在变迁中的社会文化和民俗风情做一份比较客观的人类学观察和记录。这个愿望我甚至已经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群都公开表述过了。黔东南共有16个县，如果事情如我所愿，那么16个县就有16本书，可以想见，若干年后，这16本系统记录黔东南当下社会民俗文化变迁的书籍是何等的可观！我甚至都能想象得到那样的一种厚实和美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和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在我们这个处处充斥着急功近利思想的时代里，像我这种既需要做持久的观察和体验，又不能给当地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科研和写作，一般是不太受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欢迎的。但事实上，我的科研和写作又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在这当中，我到哪里去，做哪一个地方和哪一个民族的田野观察，又还需要凭借某种运气和依赖某种缘分。因此在我正式踏上去黄平的旅程之前，我其实同样是没有方向和目标的。但是，那天，很奇怪，我突然心血来潮地拿起了电话，拨通了一位叫范爱红的女士的号码，我问她最近在忙



＞欢歌笑语

什么，我寄给她的书是否收到？她说书收到了，也看了，很高兴，很感动。她还说书写得太好了，图片也照得很漂亮，因此书刚看完就被人抢去了。最后她问我还有没有多余的书，如果有，再给她几本，她要转给她的领导和上级看，说像我这样的书对于他们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很有启发和帮助……范爱红女士是我几年前在从江县进行田野考察时认识的一位基层干部，那时候她还在一个乡政府里任职，凭着她对民族文化的深爱之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她以乡政府的名义聘请我为他们的文化发展顾问，然后经常请我去给他们的干部讲课，并为当地的民族村寨开发和建设作指导。后来她因工作需要调到黄平工作，升任副县长，她依然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在日常的电话问候中，她仍然像过去那样经常诚恳地向我请教有关地方民族文化开发和保护的相关问题。“我最近不是很忙，你有空就过来继续指导我的工作吧。”最后她说。我本来有些迟疑的脚步当然就由北转南了，拐向了黄平。因此认真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偶然的电话，最终促成了我的黄平之行，进而促成了我对县兰故都不倦的寻访。

但如果我还愿意把事情的根源作更进一步的追溯和挖掘的话,其实,我和黄平的缘分是早在很多年前就结下了的。记得还是在我少小年纪的时候,我们村里的一位村民,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很漂亮的泥哨,给他的儿子玩耍。“咀……咀……咀……”他那与我同龄的孩子拿着泥哨吹了起来,泥哨美丽,哨音悦耳。这对于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山村孩子来说,无疑是有着非常巨大的诱惑力的。我当时就被这个花里胡哨的泥哨迷住了。我很想借过那同龄孩子的泥哨亲自吹吹试试,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那孩子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出奇的抠门——凡是他的东西,任何人都休想碰触。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个泥哨的声音是终年都在我们家乡的峡谷上空飘忽着的,而它的每一次吹奏,都曾给我这个贫苦无助的孩子带来极大的诱惑和刺痛。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那种泥哨产自黄平,而且并不难买到,但那时候,我已经失去了对它的兴趣。不过,童年时代的记忆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对黄平总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向往。但是,很奇怪,黔东南16个县份我走得很多,唯独黄平县我还真的去得很少。

而在许多年前的一次黔东南之旅中,由于意外听到一个姑娘的歌唱,我对于黄平顿时又产生了一种想立即前往访问的冲动和向往。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便往常一样独自在黔东南的乡间僻壤里漫步。突然有一天,我在雷山县城的某一旅馆里看到一个地方台的电视节目,就是关于民歌演唱的。其中一个名叫周昌



翠的苗家姑娘的一首《相约芦笙场上》苗语歌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阿勿朵的名声在黔东南一带已经如雷贯耳家喻户晓了，但我觉得，这个叫周昌翠的姑娘的演唱水平和实力其实并不亚于阿勿朵，甚至在某些方面要优于阿勿朵。我开始向人们打听这个人。“黄平的。”有人告诉我说。“又是黄平的。”我心里嘀咕道。在歌唱方面，黄平显然比别的地方拥有更多的天才，早先我见识过的杰出人物就有阿旺、阿泡她们那一代，之后又有苗家三姐妹，之后才是阿勿朵。我没想到，这当中，居然还雪藏着一个周昌翠。在我第一次听到这姑娘的演唱之后，我就再也无法忘记这个姑娘。我立即打电话建议当地电视台在地方台节目中24小时循环播出周昌翠的演唱。他们照办了。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当我从遥远的乡村返回县城之后的第一件要紧事情，就是立即打开电视聆听这位苗家姑娘的歌声。

记忆中我只有两次机会踏足黄平。一次是若干年前在凯里召开的一个民族学的大会上，会后我们被安排去参观黄平的飞云崖。但那次我们就只参观了飞云崖，参观结束就直接返回凯里了，对于黄平，我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另一次是十多年前我带着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一家去施秉的杉木河漂流，途中取道黄平，我们在黄平汽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宿，当天晚上我们在县城菜场旁边的一家小饭馆吃饭，我还记得那一次是易中天的妻子李华大姐亲自买菜交给饭店伙计加工的，是很新鲜的时令小蔬。

第二天我们乘车去潯阳河,也没有在黄平作更多的停留,黄平于我依然印象淡然。

印象虽然不深,但我对这地方却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说,黄平于我始终充满了一种神秘的魅力。从整体上看,黔东南地区各个县市的文化都非常富有特点,各个县市也都值得我去探险和游历。但在黔东南16个县市中,我最想前往考察的却又只有少数几个县份,这当中就包括了黄平。原因就是黄平地方保存的原生态民族文化非常丰富独特,而且形态完好,具有科学考察和记录描写的价值。黄平县境内的苗族历史悠久、文化古老、服饰尤其华美而别致;而黄平县内的侗寨更是一个尚未识别而又有着十分鲜明的文化个性的民族。

黄平还是一个古老王国——且兰国——的故地。这一点对我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且兰,这差不多是一个早已为今天的一般民众所遗忘了的国名。而且,“且”也不念*qie*,而念*ju*,但在电脑的拼音打字系统里,仍然要打*着qie*,这说明,这个古老的国名的确已在现代人的日常词汇中消亡了。





说到“且兰国”今天知道的人可能很少了，但说到“夜郎国”就应该是妇孺皆知。事实上，他们是两千多年前出现在今贵州辖地内的两个古老王国。关于这两个古老王国，历史典籍里均有记载，但多语焉不详。最早记载且兰国的史籍是《汉书》：“楚顷襄王遣将庄蹻率卒循沅水而上，经黔中伐夜郎，军至且兰，檣船于岸而步战，灭且兰伐夜郎，夜郎迎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以且兰有殊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牂牁地多雨瘴，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略微详细些：“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靡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嵩唐，侯王国以十数，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周之季世，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牁，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楚庄王苗裔也。以牂牁系船，因名且兰为牂牁国。”又载：“且兰县，音沮。汉曰故且兰。有柱蒲关。有赤雾、煎水，入沅。”又说：“以牂牁系船，因名且兰为牂牁国，分侯支党，传数百年。”《水经注》：“沅水出牂牁且兰，为傍沟水。”清王孚纂《牂牁江辨》：“今黄平旧州都四山之水，实为沅水所从出，素通舟楫。则循沅水而檣船，舍此别无他属矣……沅水之名，以沅州为定，则且兰、牂牁当以黄平旧州为定。”清许克家编《黄平州志》曰：“且兰，湄、翁、黄、施之交，今舞水源于黄平旧州都四

山，然则故且兰即黄平旧州治，牂牁江即舞水，似为得之。”综合史料中这些点点滴滴和一鳞半爪的记载，可知且兰是一个古国名，存在于秦汉时期，国都今贵州黄平县旧州镇一带，但其有何文明？辖境多大？人口多少？均缺乏详细记载，因而有学者认为，且兰国是与夜郎、楼兰等齐名的神秘古国。不过也正是由于史料中闪烁的言词、含混的语义，这一段历史又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也更能引发人们对这一地方的探索兴趣和旅游愿望。

不管怎样，我终于在相隔十二年后，再次来到黄平，踏上了古且兰王国的故地。一到黄平，我就继续像往常那样一头扎进乡村，跋山涉水，走村串寨，拍照，访问，与乡民一道喝酒、聊天，我试图从他们断断续续和点点滴滴的口头叙事中，捡拾起一些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碎片，连缀和复原一幅历经两千多年时空变迁而残存下来的历史影像。我知道这很难，几近于一种妄想。但脚步既然已经迈出去了，就不可能再收回来了。



目录 {

[自序] 一

[壹] 一访且兰 一

[贰] 二访且兰 六五

[叁] 三访且兰 一三三

[肆] 四访且兰 一四五

[伍] 五访且兰 一五七

}



壹

一访且兰

哪个在山腰，清早把水挑，看见啥东西，朝东跑去。

了？茅草在山腰，清早把水挑，脑壳勾齐地，弯腰叉驼背，看见金和银，朝东逃去了。哪个

本领强，芦笙吹得吊？看见啥东西，呼呼下东方？蜜蜂本领强，芦笙吹得吊，看见金和银，

呼呼下东方。

——苗族古歌《运金运银》

新州印象

从怀化开出的帕萨特小汽车先是在一条宽阔流畅的高速公路上奔驰了三个多小时,而后由凯里岔道进入一条三级柏油公路。车上坐着我、郑长天博士和孙南雄主席。说公路宽阔可能是有些夸张了,但在到处是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的贵州山区,能有这么好的公路已经很不容易,所以给人感觉格外宽敞、快速。我们下午2点从怀化出发,5:30分到达黄平县城所在地新州镇。说实话,无论是对于进入黄平的公路,还是黄平县城本身,我都全无印象和记忆了。当汽车把我们送达新州镇百合酒店时,我已经完全记不得当年我和易中天一家所下榻的那家酒店究竟在哪里?又是什么样子。我甚至根本就找不到那家酒店所在的街道和具体位置。“难道我失忆了吗?难道我对十多年前走访过的黄平新州城就真的没有丝毫的记忆了吗?”从进入凯黄公路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不停地问我自己。

后来经过打听我才知道,其实不是我没有记忆,而是黄平事实上完全变样了。今天的黄平的确早已今非昔比,

> 黄平县城附近的稻田





旧貌彻底换了新颜。首先是从凯里进入黄平的公路是前两年才新修的,改了道,不再走原来的老路了;其次是进入县城的这条飞云大道也是新辟的,十多年前还只是一带农田——就是现在,在大道和行政办公楼周围,也依然是农田。时令既在芒种和夏至之间,稻田里的秧苗刚刚插上,四野里的风景是青青葱葱、绿绿油油的。

在宾馆里稍事休整,我赶紧拿出相机要到城边去照相。我问孙老和郑博士去不去?去!他们说。其实,他们比我更有急迫感。我们也没有具体目标,就沿着宾馆门前的街道对直走,先来到菜场。此时夕阳西下,正好斜射到街面上,簇新的黄平县城街道光芒四射、金碧辉煌。菜场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各族妇女们依然穿着传统的服装,在从事各自的买卖。我凭着自己多年来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好奇,大约知道哪一种是苗族,哪一种是侗家,但孙老和郑博士就全懵了,问了大半天也还是没能把这两个民族从服饰上给区别开来。

我们稍稍往里多走几步,就来到城边了。再往前走,仅过了一条小沟,对面就是完全传统的苗族村寨了。低矮的楼房,古老的树林,与对面的高楼大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最后的夕阳依旧在静静地照耀着,村寨,水田,树木,都披上了一层金光。不时有村民从城里返回,打从我们面前经过,神情安详,泰然自若。我兴奋地举着沉重的长镜头四处搜寻精彩画面,然后不停地按动快门。郑博士和孙老似乎显得比我更激动,一直在大呼小叫,其实他们发现的画面不过都只是苗家人的一些最日常最普通的生活情景而已,但我知道,他们是被苗家人美丽的服饰吸引住了,换句话说,就是当地文化的差异性特点使他们感到惊奇了。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角落不在迅速地全球化,文化符号都大同小异了,大约也只有少数地方还能像黔东南地区那样看到不同和差异。



> 我种辣椒的苗婆妇女

四 路边一位老太太似乎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栽种辣椒和白菜苗。我们在她面前停步拍照，许久不曾离去。老太太对我们的存在似乎视而不见，她只管抓紧时间干她的活路。极目而望，对面的县城已经初具城市规模，但依然显得安宁和平静。我对孙老说：“大城市里的人是没法享受这种清静了。”

我已经想不起我当年跟易中天一家来到这小城时的具体细节了，但我觉得我们当时也曾有过如此的感动，至少，我还记得易中天、海贝、李华大姐对当时街边随处可见的各种新鲜蔬菜是十分惊羡和喜爱的，因此才有他们后来主动买菜到饭店去请厨师加工的举动。我理解那就是城里人对乡村生活的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和羡慕了。

晚上县政府请我们吃饭，常务副县长陈佑琴和副县长潘洪波出席。陈县长与我既是校友又是师妹，在校时可能有过照面，但并不熟悉，不过据她说，她对我是很有印象的。潘洪波副县长多才多艺，写过剧本、小说、散文、歌词，在地方文史和苗学研究领域均有较深造诣，还创作过若干

歌曲,其中代表作《美人的故乡》在黔东南一带几乎家喻户晓,很有影响。我早年与他是文友,后来分道扬镳,各自为阵,但彼此还是挂念,他也曾多次邀约我到黄平来采风,但始终未能如愿。

“想不到,黄平变得那么漂亮了。”我说。

“是有些变化。”陈县长谦虚地说。

“不是有些变化,而是变化太大了。”我特别强调说。

而后我说起了十多年前我和易中天一家来到黄平的记忆。我问汽车站在哪里?那一带变化了吗?潘洪波副县长说,汽车站还在,基本没变化,你们原来是从老路进来的,当然没有关于新街的记忆,十多年前,这条新街是没有的。我说,哦,难怪,我还以为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呢。

“县城为什么叫新州呢?”我又问。

“新州是相对于旧州而言的。”潘洪波副县长说。“以前黄平的治所在旧州,直到清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元1687年才迁移到现在的地方,那时候这地方叫兴隆卫,治所迁移后改称新州。”

> 我和易中天在潯阳河上

